



府志

卷之十六

藝文五

記

袁州府志卷之十六

藝文五

記

重建衛碑記

明譚九齡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  
既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  
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  
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  
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



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爲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爲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常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常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常後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會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閩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會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爲兵三侯閱其壯勇者二千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分爲左右中三千戶所自是兵勢益勝迺新政令增城浚壕築飛樓營串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旨命王侯領南昌撫州承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徃征之侯善用人獲其渠魁餘黨就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行侯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

烟塵廓清矧年穀屢稔士飽馬騰三侯乃謀曰國家以閩任分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湫隘弗稱觀瞻宜改爲之廼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爲治事之堂堂之旁爲贊政之幕後爲重堂以備籌策最後爲旗纛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厨神庫宰牲池在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爲曹門門之內左爲鎮撫廳右爲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用之室無不備梁棟戶牖卅獲輝煌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于七年四月落成于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三侯捐俸以給之分職田入以膳之暇則親臨授以成規故工善吏勤不誠而勸旣成帑侯改遼之金川勦建始末久未有述今年秋二侯相謂曰公宇之成所以宣布威德也作而不紀何以示將來乎遂謀伐石以記請予惟自昔聖人經理天下未有不資于兵除暴定亂輯衆安邦又非威武而不能是以我朝視兵爲九重任法任人斷自宸衷動而必當克成大業今袁得賢侯明國大體一德一心以承上意剛毅智勇各盡

所長其能外清邊防內修政令大新公署而不遺餘力也非惟以表三侯盡職之美而已于國家立法得人  
人之盛皆可見焉後之居此者觀其功績之盛思其  
剏始之勤尚有以續美于方來而袁民得依金湯之  
固以享大平之樂者尚毋忘三侯之盛心也哉

### 新修學記

胡

儼祭酒

袁州何侯澄過予言曰袁之儒學自唐天寶五載刺  
史房瑄始建于州之南乾元元年刺史鄭審移于城  
西宋皇祐中祖無擇來知州事觀廟學陞隘乃改營  
于治之東北隅卽今處也國朝洪武辛亥郡守劉伯  
起建尊經閣復置四齋歲久敝壞洪熙改元郡守周  
鐸衛使石偉各捐俸新之時四邑官屬咸以其資來  
助越五年災僅存者尊經閣厨庫廩食之舍而已未  
幾澄忝郡寄釋萊之日有歎于中乃議興作于是積  
以歲俸勸導士民鳩工聚財陶甃輦石作正殿五間  
殿有像東西廡各七間廡有主大成門五間門有戟  
又作明倫堂五間翼以四齋始于宣德癸丑夏六月  
成于丁巳冬十月願公記之嗚呼郡守者民之師率

其所以爲師率者必有其道焉亦曰治教而已治之  
具存乎人教之法本乎學我國家法先王稽古制自  
朝廷以至都邑皆建學立師豈徒然哉爲生徒者宜  
體朝廷之至意與何侯之盛心隆師親友亦曰務學  
而已學之道進德居業也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  
日新者必遜志而時敏無倦者必矯輕以警惰此聖  
賢之教亦豈出于日用彝倫之外况袁之爲郡士俗  
愿樸士秀而文將見道德明秀之士出以鳴世其所  
造就豈止于昔之盧肇榮一時夸一鄉也耶予雖衰  
老尚當拭目何侯字彥澤毗陵人以朝著出守是邦  
和易近民豈弟之化聞于遠邇云

重建三先生祠記

錢習禮

學士

道之大原本于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  
至于孔子至于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  
出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  
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  
星聚奎天啓文明大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  
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道爲已任圖之于書探造

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室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迨監庫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部至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士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爲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俛力于聖賢之學者歲時必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悠然興高山景行之思惕勵于中退而玩其圖誦其書味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爲德行見之而爲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于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釣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爲記俾刻石而寘諸祠間以爲爾諸生觀省之助云

○重建秀江橋記

陳定訓導

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去府廨可二里許天  
順甲申夏四月洪水懷襄頽波潰決墩礮蕩析川迭  
靡遺永平劉公懋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圯壞狀喟然  
興歎謂昔王周爲刺史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  
粟治其橋今吾蒞茲郡而橋梁不修責將安歸貳守  
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推常公琳皆聞而是之謀  
以克協遵故趾重建而揮使石旻等尤慨然解犀于  
時宜春知縣靳敏領其事悉力綜理極况累墩厥石  
貞礅甃礪立屋厥材孔臧俛垂天神俯跨地帶由是  
民免病涉岸無邛須軋轉蹉躓往來交迴利濟之澤  
霈乎無窮越明年成墩醜水五道覆屋凡二十七楹  
甃甃丹腹俱極續壯其視舊制廣袤如之而堅緻有  
加旣而郡侯以事非細故命定記其後定屢謝以不  
斐不獲廼記之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子產  
以賢大夫聽鄭國政一見涉溱輒以輿濟煦濡姑息  
至不能忍何邪先王之道湮惟知植恩而不以義制  
焉耳故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崔公建橋渭水百

姓咸懷之又因以名之至今以爲美談公道之在人  
心與其大德而不與其小惠固如是哉今世逢主聖  
臣良王道復行爾袁得賢守政通公普下皆率俾以  
佚使民勞而不怨抑所謂蕩蕩平平而不知者與昔  
杜預橋成晉武臨會舉杯勸曰非卿此橋不立蓋政  
平施普君用賞之則夫修橋梁者詎非王政之事與  
郡侯之志其果不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侯之志則  
當行大政制大義延其去思是豈惟郡邑民之祐抑  
亦爲守令者之度定際其盛而欲引其道于永久迺  
撰其事以復厥命

### 重修浮橋記

曾宜勉

萬載訓導

萬載縣古渡曰龍江曰竹渡邑之要津也龍江詎邑  
二里而遙竹渡則沂流西上一舍而近上通潭鄂下  
通筠洪南抵臨吉前元俱有橋以便濟涉壬辰兵變  
燬于火竹渡續修未久而復壞龍江五十餘年未有  
能繼之者每春洪水汪洋孤舟斷岸不無病涉之歎  
夫橋梁道路乃爲政之首往往官于斯匪困簿書期  
會則追賦稅逋徵奚暇于此洪武壬午池之貴池舒

君仲誠甫尹斯邑下車以來招流民恤孤獨闢土田均賦役二載之間晏如也臨政之隙充亟于徒杠輿梁首修竹渡命僧文隱董其役始壬午冬訖癸未春及修龍江命耆民郭文煥督之始壬午冬訖癸未春粟先欲撤竹渡舊橋于龍江隨宜葺之稅大使鄭子謙請曰盍若更新爲可久侯欣然從之主簿舒君永懷又力贊之經費力役不勞于民而事斯舉橋皆載舟水面隨其闊狹聯舟以濟貫以繩板其梁欄其側而石其兩岸傍立庵舍擇民復其身守之規模朴固足以久遠車馬往來晨昏馳驟若坦途焉橋之興凡若干緒非哀衆施協力而侯爲之倡孰能成哉願請言書其事刻板于菴噫龍江竹渡之有橋也成于我侯便于爾民凡僂僂而提攜負戴而奔頓行者歌休息者不憂乎厲揭之勞誰之力歟歷兵燹暨今寒暑代謝凡若干載又始成之誰之力歟是皆侯之善政也宜記之以貽後世使繼此以爲縣者皆能行其政若我侯則龍江竹渡之不朽豈可以世數記哉

分宜縣重修儒學記

汪 諧 翰林學士

分宜爲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于仰山秀江東  
馳于彭蠡土生其間率崇節槩而敦詩書有由然矣  
儒學在縣治東地勢亢爽規模整肅路當衣冠之衢  
前有清源溪水之勝山川清淑之氣于是萃焉顧其  
宮室門廡建自國初歲久傾圯縣令每致修葺而理  
楮屢矣然未嘗能悉力以易之者也成化癸卯令南  
臺監察御史錢塘莫君立之以名進士來主縣事謁  
廟之頃慨然退語僚佐曰文翁在蜀而學校興僖公  
君魯而頽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于是召工師俾  
群匠度地宜具畚築伐堅實之木以爲棟梁陶膏沃  
之土以爲甃甍于其頽者興敝者易隘者闢漫漶者  
章施凡三閱歲而告成蓋自廟及廡堂齋門庫棲息  
之廬庖滷之所祠祭之噐罔不煥然一新也夫然後  
人之入其門者見其崇宮峻宇鬱鬱峨峨升其堂者  
見其黼黻冕珽洋洋如在至其室者見其籩豆有列  
禮樂肅只莫不忘其勞敝而相與歡樂之是豈非聖  
化入人之深而莫君能順道之詎克爾邪旣江陰曹  
君原孝來代厥任又從而修葺之僉謂分宜學舍遠

過往昔二君之功也嗚呼學校教化之本三代之所以必興者其養士皆有法也周衰法壞而東漢趙宋猶僅得之漢養士以節義廉耻宋以道德中和故漢之君子剛毅敦朴悉能自樹于波頽風靡之中其平居出處皦皦明白至雖罹禁錮猶奮勵而不可奪宋之君子醇正詳雅履規矩而蹈準繩平居則守道義談禮樂至遭竄逐亦從容就之而不變是豈上無所養下無所得而能然耶我國家建學立師作意培養有三代漢宋之遺意而祇若彛典悉力以作興之者又有如莫君先之曹君繼之士自今而後藏修游息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踐古人之成跡處則有以表率乎鄉閭以敦風化出則當侃侃自立效忠盡職以勵名節則是宮之所以作斯爲無負不徒使學者藉聖賢門戶以爲干祿取寵之階而已也故因其學李訓導洪謨之請而爲之記

袁州府修儒學記

吳節祭酒

古袁大郡也山水秀麗爲江西奧區儒風之盛聞于古昔唐天寶間房瑄首立學校乾元中鄭審改建類

宮士風竝盛迨宋楊侃祖無擇張杓江古亮延于清朝又有劉伯起周鐸何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修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廡增齋舍皆具載誌書傳之碑刻足徵也然年代攸邈廢興相仍成化八年榆社常公顯以給事近臣奉命守袁期年威惠大行士民樂業政暇謁先聖廟庭顧瞻梁棟蠹朽墁瓦脫落廊廡齋厨亦將傾側徘徊久之慨然以興創爲已任乃乘歲稔鳩工市材開拓遺址盡撤其舊而新之首建大成殿塗以丹漆飾以金碧次講學之堂四齋二廡崇倍于昔次廣泮池正其階陛遷廩舍號房于泮東置神庫神厨牲房于震兌列師儒之舍于射圃之西以間計者六十有奇皆明靚爽塏稱止宿焉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任不煩于民經始于癸巳季春畢工于甲午之閏夏于是郡教授蔡永偕諸師儒謀曰公之作新學校功溥而意勤宜有刻文以彰成績乃具書來徵吾言竊惟學校賢才之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風化之行特易易耳今常公以初政百務所繫乃能留心學校不再期而殿堂齋廡

咸如整飭視唐宋以來諸公有加美焉可謂爲時賢  
守者矣謹爲序其創構始末劄勒于石

重修萬載縣治記

羅倫 修撰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養吾民也士之仕也  
以其才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中  
服宮室使令易菲惡以甘美傲陋以壯麗野朴以輕  
便非過也宜也夫公宮之制內以位叙外繚周垣入  
則同署出則同門蓋欲使之庶貪相察勤怠相繩以  
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假官  
營私則安于傲陋此何道哉萬載礪帶袁筠俗號易  
治廨宇腐壞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斯土也八年  
矣知其民之可使也乃齒新之南嚮爲公堂北爲退  
思之所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有庫居貨有藏戒  
石有亭徒役胥吏居息有舍凡爲屋餘百間民見其  
成而不知其勞殆非才其然乎移之于理何有今夫  
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爲民亦歸之剝膚推髓  
公私罄然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于斯宇  
乎夫司牧而奪其有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

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于民其端固然哉  
易之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于  
人小人者養于人以自養君子內而小人外則泰小  
人內而君子外則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  
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爲泰易壞爲新天之道也風俗  
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于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  
尚圖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琇弼相有績以  
生員彭用中陳鑑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成  
化十三年

重修袁州城記

嚴嵩 大學士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  
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餽餉耗竭民用告病侯則大  
息曰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廼已責弛禁均役清訟  
罷勾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菑而不害歲乃有秋  
侯乃進吏士耆民言曰惟掌固之令其責在予予敢  
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者曰爾其董于役植表定位析  
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名乃召匠民而諭之  
曰工惟良惟堅無苟補塞頽漏以速弊無玩無怠苟

以速獎與玩怠有罰乃用祝幣告于城隍之神曰寔相厥城以利我民惟神之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而志銳始自隳度規費所出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板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甃填委山積百爾所需或出計措無糜于官無病于民侯素精勵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工所秋毫不私佚道使民不俟督迫相費出力罔有或後越三月而工畢君子以謂羅侯善爲政也維袁州古宜春郡郡占有城最號堅險昔人謂必知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信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周閣遠近迴合綿亘臺屹被以林阜阻以川坻隱然奧區也往時隣壤有潢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累累然道相屬襁負而至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勢旣足相援其民亦樂于耕耨以自足果蔬魚稻不出境而得之土沃無外慕則淫巧不作故鮮爲盜長吏撫循誨誘治以禮義故常易使而事有成羅侯自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濯其瘡痍煦以惠和民旣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爲茲役樹風聲而壯侯度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能

以病衰也然則爲衰之民者其果可恃矣乎予觀侯  
仕未踰年百廢具興其考大成之樂于學飾祠于仰  
山觀兵于郊峙粟于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  
良君子之風多可書茲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  
人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且曰使嗣是修其政者俾  
無隳

恩賜堂樓名額記

嚴嵩

嘉靖癸卯夏五月二十六日嵩具疏言臣比年蒙皇  
上所賜手諭聖製充溢私篋昨以祿賜所積于里第  
建樓用謹宸奎之藏伏乞聖恩賜之名額不勝幸甚  
是夕召對于璇霄殿上面定名曰瓊翰流輝樓曰勅  
賜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書賜之時天顏衍豫嵩復  
以堂名請上曰卿事朕克盡忠悃盍以忠名嵩頓首  
謝上握筆疑思徐曰再思之時漏下二十刻嵩既退  
明旦出御批賜名曰忠弼及命工曹製扁給賜云于  
時在廷之臣敬瞻羨歎咸謂恩畀堂名雖有二三輔  
臣故事然其字義之精永則臣嵩爲專蓋輔職曰弼  
有拂正之義焉書曰予違汝弼舜命禹言我有違戾

于道爾當弼正其失夫舜大聖人也豈有違待于弼哉由不居其聖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望于臣下如此也仰惟皇上睿明神聖出于天縱猶且諮政詢謀俯逮臣隣面計札諭孜孜罔置邇者又蒙賜臣銀記其文曰忠勤敏達而特勅曰賜卿此記以便謀猷入告天語所期與名堂之義實互相發而于忠之一字每致意焉皇上之心是卽大舜之心也顧臣庸鄙猥瑣冒處政府懷負乘之慚每受宸渥切冰淵之懼輸涓流以益巨海懷負火以助太陽其將能乎惟是忠誠一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堅確弗移可貫金石斯則臣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也因竊自念雖臣孱陋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聖主所以寵嘉愚臣之至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雲章壑畫並河漢以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是用摹勒御筆鑱諸琬琰而謹叙拜賜歲月如此云

懸車堂記

嚴 嵩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

足以自資故重造其鄉溪瀨湍急大舟不得進四方  
工巧奇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囂  
僞噐曠之習盖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岡巒迴擁  
林壑映帶雲烟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  
畫之間又有足樂也且吾家鈴山往來不百里而父  
母之邦也予童而游焉壯而從仕周兩京餘三十年  
務劇形勞思抗志于埃壒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種  
矣揆之止足之義于退休爲宜故擇地于郡治之西  
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題其西園之舍曰懸車堂或  
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拖玉紵朱致身重位策足  
高衢秘苑宵直皇宮晝趨晉錫駢蕃顧問勤渠雖有  
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不其欺予哉予嘿不應嗟  
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于君退則忘名求志于已迹  
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澤馳思丘樊招  
雲月于東溪侶猿鶴于北谷浩歌永言乃其本懷狗  
祿忘逸是惟深恥獨以謨荷聖天子殊眷隆渥義不  
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仁聖憫其  
老衰賜之南還獲稅鞵鞅從于邦人父老婆娑里門

以咏歌至化坐觀美俗畢吾之所好則豈非厚幸哉  
姑記此以俟

○ 廣澤橋記

徐階 大學士

廣澤橋在袁郡袁山門外秀江之上秀江于袁諸水  
最大其南爲郡治而北則宜春之學與其驛舍在焉  
厥初伐木跨江而橋之嘉靖甲辰燬于火凡往來者  
胥以爲病然而有司詘于財力未能復也丙午春少  
師大學士嚴公嗣子太常少卿世蕃蒙恩賜假歸郡  
父老相率詣君言狀君爲請于公欲以屢歲所獲賜  
金爲之公慨然曰古之居位者先其民而後其身是  
故苟利于人有約已以圖之者矣予幸際聖明忝輔  
職屢荷駢蕃之錫懼無以勝焉矧吾父母之邦望予  
以濟其曷敢自惰而不以急其所不便哉遂出金二  
千七百兩餘命太常君從事君擇匠而與之謀募工  
而授之役增其高十三厚築之以防水之決溢敗甃  
之以石以遠火災經始于是歲八月明年六月告成  
廣二丈袤三十二丈有奇于是行旅之經其上者坦  
然如履康莊而勞與費郡人不與知焉其秋公以橋

之建出自賜金具以疏聞上親賜名曰廣澤言公不自私而克廣其澤也嘉名載錫山川增賁于是巡撫中丞傅公巡按侍御伊君方伯喻君合辭以謂是惟少師公彰君之賜是惟聖天子重輔臣之請乃希闕盛事不可無紀爰命有司建坊樹碑于江之澣而書來屬階使爲之記階聞之三代以降願治之君莫不欲康乂兆民以弘大業而時無其臣則其澤不能以下究其士大夫之賢者亦莫不欲利濟斯民以行所學而弗遇其君則其勢不能以有爲仰惟皇上兼體堯舜淵衷宸慮無一日不在于民而公以明德異才贊襄密勿其視天下惕然有饑溺由已之心夫是以道合志同諫從言聽措諸政事若育賢才弭邊患罷煩苛之令養和平之福賑窮卹孤長善宥過旣已導宣皇仁流澤蒼生矣乃今又屬念梓里捐千金之重發累年之積以就茲舉同時建郡東下浦二橋上又賜名曰廣潤行道之人一旦咸得免病涉而皇上仁澤覃敷若雨露之施元氣之運遠邇大小罔不濡被蓋公之學得上而大行上之澤得公而彌廣豈不可

謂有君有臣曠千載僅見者夫公之勲德在朝廷利澤在天下固當有紀相遇之盛垂竹帛銘鼎彝者而階非其人也謹因茲橋之成論之如此

廣潤橋記

鄒守益

禮部侍郎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宋淳熙間創橋名尚古至我朝成化間修之尋廢其五里曰下浦舊無橋地當楚蜀滇黔孔道輿騎旁午遇霖潦激射編木以渡寔足若惴惴若溺及圯則望若秦越少師介溪嚴公聞而喟曰吾當爲鄉人拯此患公爲明天子簡注自宗伯

入柄弼嘉靖之化寵錫鴻典罔敢自私出賜金付少卿世蕃伐石僱工以與鄉人沐皇澤于無疆始于丙午四月成于丁未七月計橋二浦醞水九道袤三十丈廣一丈五尺面甃以甃工竣請額上親定曰廣潤郡邑大夫告于撫臺巡院及方伯諸公咸忻然曰御賜也仰山秀江蘊靈萃英其預寵嘉之告于少師建亭礮石以俟少師手勒狀命幣徵言于益益瞿然曰巖廊宗工炳炳而公于山林取之將以對牀論文軍門趨義三十年舊交其出頌功贊德表耶昔伯禹

佐舜克艱交傲八年于外視溺猶溺伊尹相湯一德  
用協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少師其諸猶溺若推之  
志乎古語有之觀室于隅觀家于境觀天下于鄉世  
有陵駕鄉閭敝化蔑義人之視之若觀火然維公造  
滕密勿嘉猷外順于邦本邊務人才時政天下陰被  
其賜至比歲大饑滌粟五千石以活邑孳約束家童  
以閔有司溷鄉里爲大戾鄰邦賴泚焉茲復費鉅役  
艱用屹茲偉績以酬鄉父老曰仁以貽翼子姓曰訓  
以祝皇釐而推以彰賜曰忠曰廉夫教于一鄉而運  
天下猶掌也晉史載杜預橋富平津武帝舉酒勞之  
君臣動色相慶則仰瞻聖額規摹更宏遠矣帝德廣  
運澤潤生民若天涵日臨申命用休老有終幼有養  
俊民有章犴獄有經旱潦蝗疫有備將溥海若比閭  
畏途若衽席而無復墊溺昏札之沴以干中和是睿  
訓之所以嘉虞而樂殷也公尚懋之罔俾禹伊專休  
于謨訓

○ 萬年橋記

嚴 嵩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渟瀦而邑之

西東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暴溢洶湧  
往來者以涉爲病迤東數十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  
衝有司濟以二艇間歛富民斥官帑比舟加板聯爲  
浮橋以通濟之然水稍泛激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  
造費數百金越四三年輒壞居民行旅盼江漲而廻  
轍迫則從舟橫奔而渡頻罹覆溺頃歲子侍郎世蕃  
以事歸嘗兩捐金造舟與橋民頗稱惠然邑父老謂  
必造石橋庶可永久而費則鉅萬合詞詣蕃以告復  
致書京師以告于予曰公爲宰執嘗爲斯邑建千古  
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  
二橋而此舉猶不可已父老言良是迺與石橋之役  
始度地相址議者爭論東西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  
在斯迺櫃水畚土探其底則下有巨石橫亘其平如  
砥遂加石立墩稍移之東西則深溪浮沙邈無涯矣  
信異哉若天設地藏焉先是予往來吳中閱橋羨于  
是徵匠買石于吳州運山伐載以巨艦游江入湖至  
于樟鎮灘水淺涸易數百小舟乃獲抵于宜而石猶  
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日鄉氓來告邑西楊江之咀

有石盍採諸徃穴數處果獲石堅大豐盈用遂以足  
旣謀合材集制定工與醜水爲道凡十一空其長一  
千二百尺有奇廣二十四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數  
計用白金爲兩萬餘縣令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  
人也故計處甚習以被召去通府曾君大用來署邑  
嗣理之尋以他務去典史周承源耆民張澹王治隆  
張梧專董其役郡守張公任節推蘇君景和時程督  
勸勞有加巡撫中丞前可泉蔡公繼鍾陽馬公巡按  
侍御五台徐公行部至皆親枉臨視申勅群吏罔敢  
弗共經始于嘉靖丙辰秋九月訖工于戊午夏六月  
行者嘻嘻獲履坦途易危以安罔不稱便夫自有天  
地則有此山川歷今凡千百載橋渡之建古今人非  
不欲創構之也悉沮于時力而有不能予始者惴惴  
然以難成爲懼旣而禱于山川以徼神明之祐又賴  
諸賢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來謝  
曰是惟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賜  
予曰非也吾非歷仕之久叨錫與之隆其曷能焉此  
吾君之賜也自古人臣受君之賜則作爲銘識以示

弗忘江漢之詩曰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盍名斯橋曰  
萬年橋以無忘聖天子之恩以仰祝萬壽與天地相  
爲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以記

○化成巖續記

曹光 同知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岡平臺可寄登眺之勝  
者曰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  
衛公德裕謫宦于袁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  
大節固莫能殫述然卽其陳冊展排訓注薦盧肇逮  
平澤潞服三鎮諸事皆可爲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  
下因其地思其人固景仰先哲之至情豈徒資游觀  
焉已哉歷宋及元宦游于袁者如陳述李詵趙鉸夫  
曹叔遠那海諸公相繼建亭構祠侈傳其盛惜其後  
莫有嗣修之者而歲久寢廢古蹟不可復覩戊午秋  
尚書卽渤海李公來守是郡飭憲貞度布德宣仁暮  
年之間駸駸乎百廢俱興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  
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障如奇觀競  
出而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爲  
後人繩武而忍其湮沒一至此乎是我守土者責也

遂撤舊稅課局之廢材卜日命工建屋于其上中爲  
燕堂凡三楹扁曰化成軒傍有廟宇以供香火閒館  
以備庖烹經始于巳未年七月辛卯日落成于八月  
戊辰日其費悉取諸公帑于民無與焉由是舒嘯有  
止燕喜有居農憇宵游咸有殊致而昔日荒莽之區  
蔚乎改觀矣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天地則有  
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  
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是巖之得遇于衛公衛公之  
得遇于季公若相得以有成者豈偶然哉使後之  
守是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  
所未備則茲巖之名稱雄于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  
知茲巖不爲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悲昔者耶  
予以臺末謫貳是郡其迹稍同于衛公自愧才德不  
逮遠甚而竊謂季公之恢復古蹟真有以克紹衛公  
之休者也是不足爲良二千石乎時僚友汪君魯泉  
蒞任樂觀厥成予乃爲稱述其事勒石以記俾後之  
觀斯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號竹隅蘇  
之大倉人其他政蹟赫奕當自有記之者茲弗著

浚渠亭記

徐璉知府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恒罹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兩溪夾洲相地勢築陂漲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入城縈廻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爲弭火災而民田藉以蔭灌者不可頃計其智謀訂遠比之白公穿池陽渠鄧艾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盡宋至道中王守懿大疏之元禧年通判袁延度再疏宣和年通判孫琪繼疏年久湮塞至我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如舊迄今弘治年朱守華疏後壅頽日甚正德癸酉歲璉來守抵袁江北嶺火起左右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疏予拒之曰甫下車未能反風以拯民災遽興征役勞民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祿三報民心驚悸予曰古渠之疏或有待于予也乃詢及吏民耆老謀諸僚友皆曰當疏遂督集夫匠循舊堰址疊石覆土高數尺濶丈餘堰固勝昔淪渠培圳決壅砌頽未半月告成上下流通外而原隰坵畦內而井塘池

圃灌溉霑足居民飲食滌濯咸取給焉繼後防微杜漸視其塞者卽疏之水流不息適今戊寅上巳前予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處見齧豁委會地勢殊勝嘉其景而憇焉縣尹張參亦與畫經久之計欲建亭立石以記事逾月亭完予攜僚友會飲以落之棟簷軒昂窻扉耿爽背巖谷面洞流穿石越嵌湍激潺湲前有怪石盤踞巋然聳然如企如伏其遠翠巒屏環列籠從傍村多楓柝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蒲野花競香幽鳥諧鳴駭娛心目予歎曰山水之景在在有之顧所遇何如耳會稽山陰不有蘭亭則翠峯流觴付之荒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益其媚信有徵乎令尹請予名亭以記予遜在座者各立名擇之少頃有曰香泉有曰清流予知香泉蓋取醉翁瑯琊泉香酒冽之義清流蓋取五柳東臯臨流賦詩之義命名雖美吾懼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爲登游逸樂之所與古渠通塞不加之意焉予欲名曰浚渠使登斯亭者知爲渠而建又知渠開創于前者如彼之難繼浚于後者如此之易利澤及民者又如此大且遠修葺疏導自不

容懈利民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美于前哉衆皆稱善遂扁諸亭而刻諸石

○袁州府修城記

張春侍讀

城之有屋非制也江南列郡多有之大抵南地恒雨土善圯不堅屋覆以瓦俾雨弗侵而歲不一修葺瀑溜上注傍射爲圯益速圯不止勞費不休守土者其心焉其說有二一曰撤舊材之難二曰舉新工之難今吏于茲土上之人法守是防費銖兩以上必關白候允而後可下之人伺察蒐剔之得間則噴言胥與

乘上下交責之勢而并是二難卽不得已之舉亦將反亟爲徐有志者浩歎中沮設奮焉從事其不往復文移稽牽議擬淹積歲月竟以遷代去而克抵于有績者幾希矣凡在更作之務皆然獨緩視于城哉以故江南郡邑鮮見崇墉峻堞而爲憂治世者所夙夜也袁郡據江邑上流而接湖湘其爲要地也舊矣城相傳創漢灌嬰屋之莫究厥始正德庚辰郡守江東羅侯輅嘗仍制修築今少師嚴公記之歷三十餘年諸君子相繼來守罔不歲厯料理郡與衛雜治卒參

用軍民三七之財爲常費未有改圖建經久計者無亦如前所論志格于勢而非籌慮所弗及抑事成有其會不能無待耶嘉靖癸丑蜀立山袁侯拜刺袁之命甫下車卽登城閱之顧寮若屬而歎曰屋以覆城亦以蔽城易瓦以甃不一勞而永佚乎僉曰然盍圖之明年秋代巡初泉吳君藩臬樂湖王君井居成君按部適至侯首上方畧諸君躬詣相度良快其請而巡撫五山陳公亦報可由是城役滋有定議城周遭爲丈凡一千有奇其費灰之數以斤計三十七萬七千四百有奇磚之數以片計其大者二十八萬三千有奇小者四十四萬八千一百有奇通估六百餘金無溢也而侯夙謀諸心區畫素審撤屋可市者易金幾二百而以軍民協處之數足之軍之金一百二十有奇民則取諸郡帑之羨爲金二百九十有奇夫役簡衛卒民兵之可勞者日百七人凡五日而徧廼戒期鳩衆獻伎者無留智效力者罔遺勇始于甲寅之冬再閱月而工告竣痺而增崇險而坦夷頽而竝立缺而完固陟者遐矚而曠爽履者步武而暢適四顧

轟轟氣雄形壯稱江右一鉅鎮也四邑之民罔知郡  
有大役倏瞻新城曼殊昔觀相與駭愕曰侯何神哉  
是舉乎于是二守鄭君鏊判府曾君大用節推蘇君  
景和宜春尹劉子廷舉分宜尹許子從龍萍鄉尹梁  
用逵萬載尹倫學智咸曰是績也豈可無書走使屬  
予文用紀厥成予隣壤鄙人側聞侯易直子諒允矣  
君子長者蓋心誠乎愛民而注措尤不苟誠故上下  
信之不苟斯其于難者易矣宜不大聲色而重役適  
就偉功茂建式垂遠規於乎觀是一端也其爲政要  
于錫福庇民民永有賴者可知已曩少師之記有曰  
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隳若袁侯可謂無隳前修者  
矣後之君子以袁侯之心爲心則茲郡之重江右也  
豈直今日而已哉侯名襲裳蜀眉州人登嘉靖乙未  
進士由南戶部卽擢守而府經歷劉相之衛經歷陳  
縉者寔受侯檄終始是役于法亦得書云

分宜縣新城記

嚴 嵩

昔在成周宣王中興其功烈盛矣而詩烝民韓奕諸  
篇于築城之事特詳焉想見其時君臣相與同心以

憂天下之治所以設險防患者若是其悉也國家承平日久比歲倭彘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所至有城守者寇不能久持卽去其無城者標掠不忍聞夫城之有無其利與害較然可知也嘉靖庚申夏四月分宜縣作新城成袁守季侯德甫分宜令戴君廷恣以書及城之圖來告曰願有記分宜舊無城正德壬申寇起瑞州華林邑民恟恟奔竄無所于茲始謀築城而吏苟簡從事以甃爲墉高僅丈餘厚不及三尺甚陋不稱雖名爲城實非可緩急恃也嘉靖戊午寇復起贛州遠近震恐兵部疏言郡縣皆當刻期築城惟時中丞吉陽何公遷適領巡撫江西之命曰是責在我何公學道愛人之君子也下車軫恤民隱作新吏治勅所司毋敢慢天子之詔凡城若干處而分宜比舊址加闢之高倍其數厚乃三倍崇崇屹屹非復昔日之舊矣始者郡議或沮于無財或病于勞民何公親爲規畫財用取自公帑不煩民一錢之費用其力則計日受直發倉粟給之侍御史鄭公本立巡按茲土體國貞度與何公議克協旣而中丞張公元冲侍

御段公顧言實來嗣任工有未竣二公又相與處畫  
通觀厥成戴令者專董茲役季侯總之經始于巳未  
冬季而以辛酉之春訖工凡費白金爲兩三萬二百  
有奇夫古之君子事所當舉則不計其費知有以惠  
于民也役所當興則不恤其勞知有以佚于民也始  
也不免怨咨及其後也見德而忘其費享佚而忘其  
勞故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若今始旣無所費于民  
矣又未嘗勞民民德諸大夫之賜其有旣耶此季侯  
之所欲有紀于後也叅政王君宗沐憲僉鄭君述咸  
與綜理蓋諸君子並以弘濟之才當明天子睿謨雄  
斷欲興治禱獎之時保衛其民求以紓當宁南顧之  
憂寅恭奉職如此使天下四方皆諸君子若也事焉  
有不舉民焉有不蒙其利者哉予邑產也慶茲役之  
成父老子弟之有攸賴故叙其說以復季侯使刻諸  
石焉

重修府學門記

鄒守益

袁之儒學立夫子廟自房侯瑄始其徙營于州治東  
自祖侯無擇始其宏舊規左廟右學自王侯俊始而

儒門左廟學之間規置詭隨其外復障以民居嘉靖  
甲寅袁侯襲裳蒞治視學願瞻而慨之語于寮屬曰  
義路禮門聖道嘗譬之矣入室自堂升堂自門而詭  
隨若是其奚以端士習吾儕鄉射讀法聽訟獻馘咸  
于斯設以詭隨雜之其奚以清化本郡寮鄭丞鏊葛  
倅之奇戴推景和協其議而宜春劉尹廷舉任其勞  
相方鳩工改作于明倫堂之中市民址而拓之重門  
洞開如砥如矢諸師王朝科金端王猷李惟寅屬于  
諸生吳鳳昂顏昇潘宇劉應選等曰茲其易陋就中  
之幾乎在詩之民勞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故惠中國  
而綴四方在易之臨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故教思無  
窮容保無疆侯履昌黎之緒學道愛人用新耳目心  
志俾得其門而入其將振我袁于潮乎長府仍舊貫  
重民力也泮水頌敬德隆士教也廼儼然徵言以彰  
嘉績而範來學東廓子益拜手以復曰諸師諸生亦  
嘗窮于中之源乎降衷維上帝受中維烝民養之以  
福曰協于中敗以取禍曰不協于極千古聖哲建學  
立教壹是以中和爲的典樂之教直欲其溫寬欲其

栗剛欲其無虐簡欲其無傲故聲爲律而身爲度無  
體之禮無聲之樂蕭蕭雍雍與天地同流上律下襲  
祖述而憲章之曰智曰不欲曰勇曰藝隨其才質而  
文以禮樂禮樂者非自外也中和而已矣自易其惡  
自至其中舉剛柔善惡而陶鑄之是以善人多而朝  
廷正諸師諸生亦嘗繹于盱江之記乎天下治則譚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死忠死孝皆自禮樂流出  
從令爲孝容悅爲忠詭隨而可踰也新城雉經汨羅  
魚腹高而過亢矣是以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代不  
乏才而依乎中庸爲難世之豪傑孰不欲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而忽中和孰不欲經綸大經立大本而忘  
戒懼是欲升堂入室觀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戒慎  
恐懼須臾勿離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三千三百無往  
非瑟僖赫喧工課是謂出入以度外內知履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益承乏南雍思以陶胄子而未逮也嘉  
鄰郡之有休聞而視其深造以居安資深焉凡厥正  
人凡厥庶民是履是視以會皇極之福將士習日端  
化本日清聖的日昭帝衷日協無窮無疆四方其綏

之尚有史克之頌在

重修袁州府學記

朱衡工部尚書

國家建學育才懋興治理自京畿至于天下郡邑莫不有學故人才炳炳風俗所由美治化之隆何其盛哉袁州稱文獻郡其人多孝弟力行以勲業著者後先相望鄭君守是邦興罷利病而尤加意于風化祇謁先師顧視殿堂廡舍咸傾圯焉乃議鳩工輸財首撤大成殿而新之至于門廡齋舍庖湏及名宦鄉賢祠各以序爲易腐以堅關隘而敞規模宏邃煥然壯

觀矣以萬曆三年八月經始至四年二月落成萬載徐令一唯宜春曾令倌分宜趙令日新萍鄉黃令臺寔相其由僉謂是舉也振前羨塞後費不可無紀于是介諸士一請予爲記予惟袁州學則李盱江嘗記之其言教道結人心者至悉有斐乎其文也予何言雖然我國家建學之意所以異乎前代者請爲諸士誦之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首詔天下郡縣皆建學而學先朝尊祀夫子始爲士期以聖而標的在是俾諸士日仰瞻升降如在其上由之將自知之然其道何

居曰明倫爾已故文廟之後堂以明倫名人之生也其入也必有爲之父子長幼夫婦其出也必有爲之君臣朋友合五者而盡乎人親義序別信之心油然而自生是則所謂道也未能須臾而離乎人則未能須臾而離乎道道之所著卽倫倫之所遇卽道而散見于事物者皆道之用也孩提愛親及長敬兄見孺子而惻過宗廟而欽此不慮不學生生不已之機極而至于大成之聖亦不外是夫子傳之曾子故大學述修齊治平之教曾子傳之子思故中庸能盡人物之

性極叅贊之功至孟子而揭其旨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斯夫人之大道也而世不知學高者淪于無而不知倫物之卽性命也卑者執于有而不知性命之卽倫物也夫道蟠于天地充于萬物散見于三千三百而其歸致則一至遠而近至近而神循乎庸言庸行之常而通于知性知天之微根于不聞不睹之時而入于無聲無臭之至常感常應常定此明倫之極功而學之所由名哉今夫梓人學梓輪人學輪必盡輪梓之技

而後曰學然則學夫子之道而不盡其道謂之學可乎諸士謁夫子之廟升其堂則思所以入其室求之于子臣弟友之間務盡其分慥慥焉流貫乎事物通極于性命之原始而士大成而爲聖濟濟麟麟道德一而風俗以同是則朝廷設學之意而鄭君之所以懇懇焉者豈其爲諸士干世求祿之階也哉鄭君端慤精明身教倡于上諸士當必勃焉應之効用一時垂芳後世以爲斯學之光則鄭君之用心亦將傳誦于無窮云鄭君名惇典字維勅壬戌進士福建侯官人

袁州府暨屬縣新置學田記

張

秩編修

當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宜春令宜春是時民力竭矣公除其煩苛與之休息忍饑而哺冒寒而禱諸所興建釐革一切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用大蘇邑以無事日惟引諸生課業揚摧古今雍雍如也居三年徵入爲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依然有遺思焉其後二十四年爲隆慶辛未公始以大京兆改御史大夫鎮撫江西當公令宜春時從事獨

賢業已遍涉諸屬縣卽窮山邃谷士習民隱無一弗  
諳者至之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所願欲而不  
得遂者皆罷行之根穴之寇談笑芟殄于是四境晏  
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十三郡之衆若治宜春焉初分  
宜嚴氏沒官田宅歲入萬餘金詔以佐江西南贛軍  
需舊矣而蕪田敗屋歲多逋負軍儲告匱則取盈于  
民敲朴轉徙怨聲載路南瑞臨撫諸郡良苦之而袁  
爲甚公廉知其狀歎曰坐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  
禪于官而重困吾民也且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失今  
不埋害其有極捐近利而懷遠圖孰與計直鬻產儲  
之以備軍需乎乃謀于南贛督府殷公江西巡按劉  
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請于是官民兩便而屢歲倒  
懸一朝復釋矣已復念曰袁民今則稍蘇矣若士困  
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有力學而不給糞粥者乎有  
歿不能槨壯不能室者乎有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  
辦于民者乎吾當計所以給之會有匿報沒官田產  
者會其直得金若干郡大夫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  
爲諸生資乎卽以分給五校爲市田費多寡以差自

是庠有恒產士有恒資始公爲諸生慮者胥此焉取  
給矣事竣凡阡陌疆里佃人姓名歲入歲出之數籍  
而記之且以報命于公且白學憲邵公而郡大夫則  
謂茲嘉惠盛舉何可無紀乃介予門人何生元會謬  
以爲屬秩聆已感焉夫俗之敝也士大夫傳舍視官  
府塗人視士民在則念去則否久則忘之者豈少也  
公去袁州歷二紀餘矣乃其心乎士若民也瞻焉如  
一日至爲置田給之若父母之遺其子弟然者此非  
真仁篤愛怛然給于中而不可解者能之乎雖然公  
豈屑屑然爲多士饘粥計哉上臣之義爲國樹人需  
異日效當世用耳夫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  
業也猶農夫之耕也祿禱弗服錢鏹弗痔曰士之情  
鹵莽而耕滅裂而耘曰士之罔舍我嘉穀殖彼良莠  
曰士之蠹必也禮耕義種仁聚樂安而日講學以辨  
之以肥于身以肥于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  
者是素餐也卽國家何賴焉故置田授粢公之養士  
也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則士之所以自養也多  
士慎毋舍其田以負公哉秩不佞敬繹緒言爲桑梓

忠告因以復郡大夫田在郡暨四邑者總之若干畝  
歲入租若干石其直若干金具載于碑陰公名栻字  
世寅蘇之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以今年某月日晉  
工部侍郎以去公孝友仁厚自不家食時歲以所餘  
租入給鄉族凡親而貧踈而賢者若而人蘇人德之  
謂有文正之風其撫江西也崇素儉舉鄉約嚴保甲  
省繇役平巨寇鋤貪猾所爲撫摩噢休之者不遺餘  
力茲以紀學田也不具書

龍河橋記

徐一唯

萬載知縣

萬載古康樂也縣治夾水而城龍河穿城之東北欲  
成城必先是橋是橋也不惟利涉抑且維藩蓋自版  
築之初邑耆譚鉞倡義創建中頽于嘉靖間鉞之子  
義民登龍捐貲修之暨萬曆四年五月念四日龍水  
橫流環邑懷襄而橋亦蕩沒無遺邑之士民如坐水  
火而予亦孔棘矣斯時也揆之公帑則儲不償費質  
之輿議則築舍道旁令也民也將如之何義民譚煜  
又登龍子也目擊是艱踵縣門而告曰自水之爲災  
毀其城廓飄其橋梁邑人洶洶而父母茲邑者之皇

皇也。愬亦悵然。愬老母常氏紡績生殖。蓋亦有年。可得數千緡。合先君遺貲。將爲福堂。浮屠計愬籌之。救災捍患。愈于浮屠謀之母氏。母氏亦同然矣。請無憂焉。予乃屬其耆老而告曰。義哉舉乎。遂率官吏師生祭河伯。聽其卜。日糾工計捐金三百餘兩。隘者充之。卑者崇之。虛薄者堅厚之。廣一丈六尺。修九丈。建亭五間。甍十滴。叢之飛楠。繫之風鈴。衛之欄楯。父兄子弟。亟力從事。其旦暮經營也。不啻經紀其家。而工匠飲食之若流也。夫妻子母皆無愠色。五閱月而落成。予以聞之。當道當道下檄。旌之曰。善具羊酒幣帛。勞之而愬且不敢當。未幾。予以再覲行矣。越明年。予官留曹。而其子庠生嘉猷嘉謨。走尺素來曰。愬建橋爲通國也。通國之所難。而愬以身任之。爲有賢父母也。橋之功不足多。而橋之名豈可朽乎。予荅之曰。橋成矣。義在是矣。第予身經其事。當記其實于橋亭。嗟乎。愬凡民也。卽此一事。可謂無待而興。不必槩其平生而捐數千緡于一橋。雖賢者以爲難矣。始綴數語。俾觀風者有所考云。

萬載縣學田記

簡繼芳

憲副萍鄉人

萬曆十有八年郡侯沈公蒞政之明年也正巳率屬墜舉廢興民熙于業士勸于學因念萬載巖邑士有貧者乃進邑令張君曰有司固須士則必養士貧不能贍于養之謂何迺捐贖六十金令買田贍學毋瘠毋确毋浮于稅張君唯唯得其腴五十畝以復且爲之辨疆域定輸納悉實贍之數又籍循環于所司用杜侵漁以圖永久不兩閱月而事竣士無論貧不貧皆感侯惠而益競勸焉邑人彭君天補述其事以張

君意命記于予予不能辭且以申告二三子曰爾多士亦知上所以養士意乎上養士欲士知自養也故上焉者唯恐不知士之貧而不能恤乎其貧下焉者唯恐累于貧而不能忘乎其貧此上下相成桴鼓相應之道也侯之養士至矣爾多士之自養何以哉夫人有治生之田而亦有生生之田治生之田學田之類是巳所謂生生之田非吾心之仁義乎其天則自定不必正經界其靈臺自明未嘗落塵滓其生意長存無慮旱乾水溢在多士一反而求焉所欲必仁而

非仁罔耕所爲必義而非義罔耨母以私意汨沒其  
靈根母以功利榛蕪其大道母以異端曲學莠稗其  
嘉穀時而遭際聖明則爲莘野之叟爲南陽之夫事  
業光天而聲華炳日一或窮約其身亦必明道以淑  
世簞瓢可樂則負郭無羨也敝衣可耕則金石其音  
也若而士也斯謂不失其本心得自養之道有司亦  
得藉手以報國家豈不誠幸歟不然者享不耕之食  
忘自穀之謀甚則窒塞良心徘徊蹊徑退無裨同井  
之風進有負作人之會若而士也亦官牆之荆棘吾  
儒之根莠耳豈不重辱此田而深負有司者之盛舉  
哉昔東方生之善耕也不憂三年之旱不憂九年之  
水而唯在一勤君子之善學也不以大行而加不以  
窮居而損而唯在一心爾多士其慎念之哉



缺卷17



